

靜脩先生遺文

卷之一

雜著

五首

唯諾說

唯諾後說

續著記

太極圖後記

節彖

釋菜先聖文 一首

與政府書 一首

卷之二



碑銘 五首

中順大夫彭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卷之三

碑銘表誌 八首

清范君耶律公遺愛碑

孝子田君墓表

洺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武強尉孫君墓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新安王生墓銘

卷之四

記 十首

馴鼠記

何氏二鶴記

輞川圖記

饗食古器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退齋記

麟齋記

種德亭記

鶴菴記

遊高氏園記

卷之五

序說 二十六首

徐生哀挽序

送郝季常序

送翟良佐序

送張仲賢序

中祀釋奠儀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靜華君墨竹詩序

莊周夢蝶圖序

集註陰符經序

內經類編序

賜杖詩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惹齋說

道貴堂說

遂初亭說

卷之六

序說銘贊雜文

廬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皇甫巽字說

張潛名說

王景魁名字說

以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友松軒銘并序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王允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張大經畫贊

書畫像自警

祭楊待制文

祭秀才文

祭王利火文

祭御史文

告峨山龍湫文

題高允圖後

書東坡傳神記後

書康節詩後

書王維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子端後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靜脩先生遺文卷一

雜著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
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
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
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始以進退存
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



山陰野林

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

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鷄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鷄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

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續著記

著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

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

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
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
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
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
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
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
之倫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
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八

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
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
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
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
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
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
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
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
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

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
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
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也二畫卦之
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
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
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
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
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
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

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
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
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
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
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
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
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
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
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

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從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

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重而靜則下交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玄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

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不可以形上者

又以為短於龜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乎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君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

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

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攢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攢成記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詵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仲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

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之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

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未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淳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歲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淳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

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与心者
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
謂人之所以竅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
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
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
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
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
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
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

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
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
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
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
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
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脩
新齋記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

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此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澗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

非自然之節矣九卦之所謂身與貞者其身與貞皆同而所以為身與貞則異渙即身也身在事先節有身之道而已身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身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身在事先者其卦以身為主而守之以貞身任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身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身與貞者

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豕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堦晦浚闢聾聵昏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謂其一徒為瞻仰有測此心其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人顏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豈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

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

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
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
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
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
岸卓絕甚高難繼之平吾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
皆知某之此心也但人隱士之目惟閣下
蹤跡之近似者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表旨令
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
弥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
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
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遠病卧
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
繼以店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
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

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閔曲為保全集實踈遠微殘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統之某再拜

靜修先生遺文卷一



靜脩先生遺文卷二

碑銘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 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寔復及至
元改元則遠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
合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
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彈
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
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廷山北道東道副使既而有

今命焉子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
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子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
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之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
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
末世之孤裔奮焉為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
滋龍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
不仕今已不可得而攷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鷲豪
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金貞祐之變
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

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之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
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
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
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世重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
之後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于俘虜鳳翔之役
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
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
未必死耶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
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太帥速不歹以

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
卿王仲賢王祿楊王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
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
者皆力為營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
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
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
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太父某娶何氏
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
氏有婦德婦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

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
兄壯偉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得其法
且能創蹄筋翎根別為之 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
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
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
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
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
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
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為

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
若干終于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
帝聞為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
卒其子拱掇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門見公佩金虎
符拱掇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
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
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
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
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

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
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
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頽悟予他日又可以攷其淺
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
天道之或愆今曄其華賁及丘原亦有嗟者謂賦興
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
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而循一環不輕不
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

裂瀚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揀其
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
騫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
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手相輝一代人門惟將
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
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
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

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令懷孟萬
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
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沒江以攻下一
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
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元登加昭信
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
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為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
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
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

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
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
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
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戶兼安撫使鎮
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
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
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
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
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

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為美官而至佩虎符
為萬戶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級至此過家上塚
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
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
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安幹奇
偉氣略過人當今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
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為金守易定之間大為
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九州縣來歸者皆承
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為祁

陽府令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為行
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掠
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
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掠之時天大雪深二尺與
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為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
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
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
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
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以蔭晉以主

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
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
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道漸燕再金真淮夷分裂耶
孰徹藩籬白雁一擊噴絕天池被瘴海兮藏鯨鯢巨
鬣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
能奮熊虎繼奮驍一呼藜山為摧強黎是讎罷民之依
彼祥雲端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強
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

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
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出益
竒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于祁黃蕉丹荔當一酌
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
皇太子曰此皆臣收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為
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
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

仍賜食殿中令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
便騎射材趨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為將校然
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勲爵行事也
習壬戌 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
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卒遇敵江浹奪戰艦中統元
年 今上北征後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二年李壇叛
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
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
所克後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為衛前將至

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黑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
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為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云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戶十

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七年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以例減管復為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將軍
鉞比征時今鉞比征時一鉞圍濟南時親王為大將者賞白金半鉞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鉞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賊高汗者數十人死拜衛率其同列先已取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登近縣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

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
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眾共殺丙以
復所事讎其眾遂推為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
乃以眾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眾為權
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
書是為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
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
人曰元龍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
守銘曰

吁其好還卧榻不容白鴈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
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
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酌以告其先曰疇
昔生男不愧矢蓬器後復讎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
藥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康壽願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温娶周氏生永福多有才
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
富天下既定遂列名 莊聖皇太后封邑籍由後被

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祖
娶其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
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
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
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
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
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
官屬為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別置
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

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
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祿食臣
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
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
宮舊臣老成鍊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

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
召還廿八年 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
用而久不仕者群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
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

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家厚願留
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勸明年
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既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
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
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
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
頴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為人誠實樂易
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娶恤宗
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

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
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鵠
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其次適
集賢學士劉慈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
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
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為馬則備公得倅確與不移初仕東朝
曰勤以嘉先帝婚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驚聲未遠帝曰子孫往藩于懷疇咨家

老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
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
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
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
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
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
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

黃金符為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
衝隘別置守兵主村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
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為群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
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群盜遂去公見澤民避
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
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
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
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為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
法歲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

病俘多亡畱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係伍為空
公乃豫為符券為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
畱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為購
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為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
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為樂土矣公又大修
廟學堂建齋廡庖厨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
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為舉首後
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
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

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云土而後已故不五六年
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公上在潛
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木丁校
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二紹
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蕢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小學
記造其所蕢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
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
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為正兒童所
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

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与金澤
恒踰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
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與為先敦
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
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
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
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
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
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
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
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
月三日而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
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丞制封拜時授潞州
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為後民
為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
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閤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
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貌廂跡其嬉遊泮水優柔

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
大刻銘詩於平澤人勿替爾思

靜脩先生遺文卷二

靜脩先生遺文卷三

碑銘表誌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
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
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
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至不少
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
之公至為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洽而物安識者稱

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
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寃為政不事表
襍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為遠計使
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即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
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
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
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
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
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番鍾已興民睨視

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
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
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以每歲溉
田之餘月分之磴仍聞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衝
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于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
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
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為墮其
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

之鹽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解
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厯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
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
公輒曰寧得臯於上不敢得臯於下必為爭辨得其
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
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
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
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
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為之詩庶其傳

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
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
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
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
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興功名會此在人不能
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
則其沉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
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
日昃彼鄰不知持以嚙木

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石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
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也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
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沒以理渠來舒舒
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
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也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
昔有絲棼今皆畫旗聞公市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
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也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
彼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
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也我以耕以食予以飽我
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止飽尔羸瘠公堂燕深
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
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知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
之

孝子田居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為
形至微也自天地未至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
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
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

有可以與天地相終者存而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去之實非有人負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為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

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于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子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

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曰君馬貞祐元年十
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
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
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
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
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
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
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遠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
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

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
道童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
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然其父之孝行訪予于易
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于史官而先人
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
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于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
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
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

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藪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累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

宋靖國間仕致朝散大夫因宦游王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志心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醇避靜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迴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即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

洛者即舉君授符而摠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
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且耶遂委符歸鄉里
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
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塋武道鎮先塋娶景州
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
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
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
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
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

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竒特之
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
疾不任婚宦乃命弃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
彌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為上及

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一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
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
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弃去而以樂
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
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

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
允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
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
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其門人
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廼為叙其始終且系之
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予地闢惟寅予生人寅之所生子有吾之先幾
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子如幹而枝前既有
承予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子而息於斯稟世短長

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崇崇
予曰生與慈彼綿綿兮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
與道以為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
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
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講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陞號
質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
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

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願士卒輸虜獲為常
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
內從者大為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
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道設科選士中者
復其家終身擇䟽通者補郡縣以議君既中選仍署
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
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出復仕耶乃謝去隱
居教授安勤樂儉曰為琴數弄讀史易一編即所居自
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關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

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
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天幸四若等可念
之勿忘金宗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
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
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鬻
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
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凌逼奪無復紀序

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
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凌暴自其分爾
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
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
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
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
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
粟嘗遇歲凶貸飢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
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

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
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
理故一意事內於允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為浮
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
代謝是既服勤我父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
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塋先
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
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

事 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
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
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
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叅政果王承
旨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魏氏孫男六
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
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
為樂國也早勤耄歌時所賦也彼蜚冲天伸此屈也

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
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即繼
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
軍與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張氏子
餘皆周出也周年令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
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
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莢抵以滋熾謂天不仁
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

蕩焉崩離若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
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纒不儲哀哀履霜兕寒何需
有興吾詩孰不歆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凌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
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

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必罷取將相凡其宗族故
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巨民而復其後出租賦而祿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辟子易山
諸岩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仲礼易之定興
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
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敏美姿容讀書善

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侍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塋于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嚴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慙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允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
十有五嫁郭氏是為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
州太守和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
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
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
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
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將
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宦比日以時外而
事母天人病盡憂至三割股肉以進癰疽則親為吃

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
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
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塋非古也婦人統于夫若
特銘則尤為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
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
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壺爨於赫公族
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惻毅然有守
哀哀良人母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

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
宜壽以樂釣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特
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感魄沒其寧
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
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
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
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
沒其哀不有過厚薄俗可敬焉吾當作銘

新安先生遺文卷三

靜修先生遺文卷四

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冰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群蜂近人凡撲而卻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

不暴于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
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
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也平吾之心也易吾之
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
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
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何氏二鶴記

何氏所蓄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蓄者多
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而二卵皆生他雖

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
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于予夫人天地之心
也心故可也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
我而無我者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
外者莫不說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中者
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性
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
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我必有以使
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入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

所得而師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
六年九月朔客城劉其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
症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
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
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
使人裴回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
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

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之
一無字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
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
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闔立本者已知所以自
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
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
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
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
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

將處已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時以當時朝廷
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
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皆主事賊之維輩也如
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
則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善言文
章以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
雅亦萎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
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
塗地况可以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
彼將以文藝高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
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
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
暇姑書此于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
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
向焉三月望日記

饗食古器記

或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
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疑

而謂其象則號餐殮之或者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惑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于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

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于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

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
 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
 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之一無業而
 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
 書禮樂專門之師豈樂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
 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
 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適飲食者也蓋以吾之
 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
 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

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
 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惟禘等曰諾且
 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
 晦日容城劉某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
 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
 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
 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洒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

也彼老氏所謂實見夫此有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
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
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
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
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
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
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注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
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
是乎為皦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
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
為馭子為昏悶晦寂曰忘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
得以病之者皆閤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
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
而不令盡耳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
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
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
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譽而取其
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索索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被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

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老為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弊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被亦無所逃其責焉非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

既望容城劉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于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正而在彼之氣足以

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恣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出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于麟則吾不得嘿嘿于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

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獯鬻如
如禱杙莫不消鑠蕩滌于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
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于當時
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
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
然予於聖人剝廬閉關之或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
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
以當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鄭城先生題
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別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
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起夫善慶種德
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
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泮而上之也而我為承
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泮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
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
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
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

有濟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
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
心三為廩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寃獄為事使
河南時奏罷鎮南即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
為豪者所滅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
未足以知允中者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
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
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
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亭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

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回當反覆無窮又何患
其意之重出也耶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子
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
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
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
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
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

於鶴者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
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
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
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
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况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
經不為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
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物感以比德託興
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
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

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
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
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于
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
佇立况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
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
月望日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

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之所觀賞者惟是
予暇日遊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
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
甫四十五年耳已徹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
之復為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
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
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
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
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
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
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
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遊之樂
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
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耶予既曉
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靜脩先生遺文卷四

靜脩先生遺文卷五

序說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岩卒其疾革也泣謂予
曰養未終學未成廿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
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
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懌亦然嗚
呼以生之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
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

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
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
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即
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
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叙生之
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
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送郝季常序

名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

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
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賤斥而已為清
議所不容矣至當於其尤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
問罪遣之而宋人不聽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
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
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
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予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
其將為州子頴也載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
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子固已言之矣勉其

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良佐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馬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籍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

年予居山中忽報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釐借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瀟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

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遊而歷覽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以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

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鄉先生道之今學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與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皆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

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今公與予固樂
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
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
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
江山之勝槩者以疇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
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
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

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簋簠前
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
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
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
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
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
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
八月望日劉某序

篆隸偏旁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
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
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
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為一無字書也點畫
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
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
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
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
世則虞有不知其姓而顛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
奸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
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
初學者移臨模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
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
有未暇者焉今田生纂集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
實不同如奉泰奏秦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
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
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
不復嘆予志之不就而喜生之勤篤也故為之書至

元兩子八月既望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為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

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為外事明矣又暇乎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為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脩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為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

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
後世之為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
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
為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
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
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夢也說者以為齊物
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

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齊謂之無適而不
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
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後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
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以渺焉之身
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
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

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多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齒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

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誦大儒一過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有夢中之一榻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之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

作色於前發咲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臯落揚
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立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
也

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劫天之行盡矣此言其體之
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
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
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

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
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非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
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
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
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
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
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
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
其天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

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
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
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
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大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
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
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夫火
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
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煉以
其大者而言之則亨八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

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
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
數萬言其志亦動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
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
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
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
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
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耶趙君
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

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

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痊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腫于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

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
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
非戰國疑當作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
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
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
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
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
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漢俗中
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賜叔詩序

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

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

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為三卷命某為序某曰夫古人
自授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石
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其
職然也非有所為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車
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
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為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

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為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歟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反退則罷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處之矣此則詩人已

略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為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為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

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捧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際不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

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食飲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

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卷之五

吳國不可斷曰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儂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畜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

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養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既為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撰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

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然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在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在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靜修先生遺文卷五

靜脩先生遺文卷六

序說銘贊雜文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孚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
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令雖已孤而
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
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
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
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

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
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
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
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為女真人其祖石倫
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
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
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

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
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
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
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
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
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
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義如賢人

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
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或稱之曰上天者
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
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
見也惟人也亦然令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
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人也則將怫然不悅
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為大也苟知之將終身
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
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
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
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
名而稱之終身古入之道也己孤則其名又所不忍
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
其有志也耶其不苟也耶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
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汎翁序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
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

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強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

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揅之也既長誤以予為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

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懦
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
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
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
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
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
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
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
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
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
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
城劉某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
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
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

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關焉遂以為請予名以鑷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彥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壽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友松軒銘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為請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為鄰孰廣絕交糜鹿為群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子靈敢忘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
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
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兀道州之陽稱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
女奚責里盧公表之用以戒荒

神農畫象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漣與俱生於赫炎皇
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庸庸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
所師奚歲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
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髮胡為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髮已衰頹
胡為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
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
可為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肩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侔儻起家為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游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竒果決通達也如髯之蚪有欲驗夫襟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祭楊待制文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傳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鷄泉之濱期與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榮在艱拜書于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交道日踈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

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禱者東望柰此曜然
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叅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
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
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子寓易城百里送
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
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々公其鑒焉嗚呼哀
哉甲申十一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爾年
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也嗚呼哀哉永訣
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後
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
卯八月

告峨山龍秋文

鳴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而淵泉山川
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
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
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天非神之所得
而釋也是以使人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
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備下民者也今欲備之
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止安有不從
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
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

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
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
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
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
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
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
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
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
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

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同之旱乾之虐神實不之恤天命之職可息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

必非善為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廢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泐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不可不知也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
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豈軒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
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之其形也倏霽忽冥伏珍
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
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神則得之不於是
形而求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
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
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圜丘壇以四望
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衮冕而王之帝之

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焉乎在於是而
求岳之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
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
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
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
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
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
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為士而席則大夫祭
為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

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
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
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為愈也而程子神女衣
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設蓋為一鬚髮之語相
為發明其亦精矣淳南王氏妄為辨論以譏之彼亦
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為先人作大小二像
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者而得之是
以予於禩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
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

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
卷云烟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
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喏然此又可為學形似而不至
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于所藏
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
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
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

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空者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苟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汙偽官然復云願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種放晚節當不逮初謂敬慎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為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為主而不專以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有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寧具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一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跋懷素藏真帖公二帖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頗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父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

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看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

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竇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鍛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絕
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
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恠
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
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攷其世尚未遠也
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抑以文
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靜修先生遺文卷六終